

段祺瑞傳

(十四)

章 君 毅

段祺瑞剿狼立大功

段祺瑞率領王占元的北洋第二師，他在二月十三日便親自進駐信陽，這還是段祺瑞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名土匪頭目，竟然不把他這北洋之虎、陸軍總長放在眼裏。白狼就在河南確山縣。橫亘數百里，地勢極險峻的確山縣，紮住了土匪部隊，築起了梁山寨，排日飲宴，操練土匪。却在入山各通道密佈地雷，構成嚴密火網，使段祺瑞無法越雷池一步。

却是段祺瑞自非弱者，他利用諜報，偵悉了白狼的底細，和土匪的虛實，加派河南第一師師長趙倜為河南護軍使，督辦豫南剿匪事宜，他用河南省軍，會剿河南巨匪，步步為營，漸次迫進，趙倜原是個投機取巧的人物，民元與革命黨相結合，當過一任河南都督。二次革命時又曾出賣革命黨同志，向袁世凱獻媚，却仍無法保住豫督一席，退居師長。如今既蒙段祺瑞青眼相加，畀以重任，正是他東山再起的一大契機，那有不拚

命向前，竭力爭取表現的道理。段祺瑞得了這一支得力的人馬，果然屢挫狼勢，節節勝利。這其間，他又奉袁世凱之命，派人刨了白狼的祖墳，劈棺戮屍，剝骨示衆，使白狼的聲勢為之大挫。

終於，躊躇滿志的白狼在氣沮之餘，惟恐磋商山被圍，三年三月底，他打個電報給袁世凱，說他即將開拔，直取西安。然後便拚死衝突，突圍而走。當時袁世凱還並不在意，只當段祺瑞又給他打了一次漂漂亮亮的大勝仗，狼患果已肅清，四月三日，他電令段祺瑞回京供職，改以遜清陸軍部副大臣，民國初年任職山東民政長的田文烈，護理河南都督一職。

殊不料，段祺瑞一旦擺脫了剿狼的重担，白狼便有如涸轍之鮒又獲重生之機了，他不但順利突圍而出，截斷京漢鐵路，堂而皇之的直下紫荆關，進入渭南。甚至於，在袁世凱的家鄉，河南項城十里開外的黑龍廟，出現了兩尺見方的白布旗，旗上寫着大字，白狼要掘袁世凱的祖墳，作為報復。嚇得田文烈忙派旅長唐天喜，率部到袁

世凱的祖墳上日夜守護。

白狼固然不會如願以償，把袁世凱的祖墳也給掘了，但他却在北洋精銳之旅雲集，四面八方圍剿之中，一路勢同破竹的順利進入陝西。那一陣子直把袁世凱氣得火冒三千丈，他派軍警執法處長陸建章為第七師長，兼豫陝剿匪總司令，加上將銜，命他坐鎮潼關。一時之間，北洋驍將如張敬堯、陳樹藩等全都調到豫陝兩省剿白狼，甚至於還出動了空軍，以航空學校校長秦子壯親率飛機四架轟炸狼穴。那裏想到頭一次出動便毀機二架，第二次出動連秦子壯都受了重傷，被送回北京療養。

狼勢如同燎原，在兩年之內竄擾豫鄂皖陝甘川六省，北洋軍精銳盡出，動員數十萬衆。殺狼賞格高達十二萬，各路北洋軍所誑報的殲匪總數不下一百萬名之多。狼患最烈之際，北京城裏的各國外交團，唯恐中國將會演出明末流寇的慘劇，有過出兵代為平亂的表示，這真是對於袁世凱武力統一，非其不能維持中國秩序的一大諷刺。

然而，剿狼最力，一直尾追不捨，窮追猛打的還得算段祺瑞所起用的趙倜。民國四年八月上旬，趙倜致電袁世凱，他據實報告說：

「白匪斃命，確係田作霖、張敬堯、牛桂林、劉寶善等各支隊先後在三山寨等處圍剿，白匪迭受重傷，旋即斃命，匪黨移屍匿藏石莊附近。」

此所以，民國四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凱爲了救平白狼匪患大封功臣：宏威將軍趙倜改授德武將軍，翌年七月，又當上了河南督軍。十月十五日，北洋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張敬堯陞任第七師師長。祇有段祺瑞，他這位剿滅白狼的元勳反而未獲封賞。當然，這其間是頗有問題，相當耐人尋味的。

自辛亥以來，段祺瑞一帆風順，青雲直上，由一名江北提督破格超升，居然第一軍統、湖廣總督，陸軍總長，以至代理國務總理，儼然袁世凱的唯一親信，北洋軍閥的第二號權力人物，所謂「盛名之至，謗亦隨之。」這話確具顛撲不破的至理。民國三年四月三日，段祺瑞奉袁世凱之命返京供職，五月八日大總統府的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成立，段祺瑞便以陸軍總長的身份，兼充辦事員，和兼參謀總長黎元洪，海軍總長劉冠雄，每天入值，但却有一個規定：「遇有事故，得委派人員代理」，所以，被段祺瑞押解抵京，讓袁世凱給安置在瀛台的黎元洪，他對統率辦事處的事便向不過問，一切委諸袁系紅人，參謀次長陳宦。

二次革命期中，袁世凱以黎元洪爲外圍，段

祺瑞爲中堅，僅祇打了幾仗，便拿下了東南半壁江山。他再以段制黎，更不費一兵一卒的攫奪了華中腹心地帶。剿狼之役，段祺瑞指揮若定，制敵機先，先已奠立了救平匪患的基礎。半載之內，三建奇勳，使袁世凱衷心激賞，尤且顧盼自豪。他在北京新華宮中，不止一次的向他家人左右說過：

「我略用武力，和革黨兵戎相見，不到兩個月，就全部平定。若謂奏功之速，委實不在法國拿破崙之下。不過拿翁自恃武功之盛，覬覦大寶，輕妄改變民主體制，重行帝政。拿翁登基爲帝，我誠然是很羨慕的，但却不欲輕易效法，重蹈他的覆轍。」

袁克定掀起排段潮

他這一番話是真是假，衆人一概莫測高深。但是袁世凱有一個野心勃勃，自以爲計謀深沉的大兒子袁克定，乃是他的正室夫人于氏所生。袁克定無時無刻不想把中華民國的錦繡江山，竊據爲袁家萬世一系的私產。他自己亦曾在他父親跟前屢屢進言，只是袁世凱每每正色的加以斥責，袁克定弄不清楚他父親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他便想從段祺瑞那一方面入手，因爲段祺瑞在袁世凱左右時正紅得發紫，炙手可熱，倘若能由段祺瑞加以勸進，讓袁世凱黃袍加身，袁世凱也許會得答應。

袁世凱的副秘書長阮忠樞，一向是老袁身畔的蔣幹，他最能揣摩袁世凱的心理，又復是舌翻蓮花的好說客。阮忠樞對袁大公子唯命是從，尤

其是段祺瑞的知己好友，兩人之間可以無話不談。袁世凱撤銷國務院後，大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外放稅務督辦，阮忠樞就此扶正陞任內史長，等於是大總統府秘書長了，在段祺瑞面前說話的份量當然更重。因此，袁克定便跟阮忠樞私底下商量，請他往晤段祺瑞，雙方如何通力合作，擁袁世凱當皇帝。阮忠樞與冲跑去跟段祺瑞一談，殊不知，段祺瑞不待他詞畢，便沈下臉來說道：

「你休再胡說，休再胡說！」

阮忠樞碰了個大釘子回去，目中無人，心高氣傲的袁克定已經很光火了。那裏想到段祺瑞心直口快，竟將這一樁機密大事洩露了出來，他公然語人的道：

「項城屢次宣言，起誓不當皇帝。克定却在癡心妄想，一味瞎鬧，真正可笑！」

這話一傳到袁克定的耳中，他便由暗中懷恨，一變而爲無限懊惱，滿心憤恚了，於是他和袁乃寬密謀，如欲使老袁稱帝，必須先將段祺瑞排擠開去。那袁乃寬和袁世凱同姓，但却不同宗，只是他的拍馬工夫特別高妙，新華宮裏上下下沒有一個不跟他親近的。袁世凱也很喜歡他的殷勤趨奉，袁乃寬便稱老袁爲叔，跟袁克定等也算是兄弟行。當時袁乃寬正任陸軍次長，算是老袁安排在陸軍部裏的一枚重要棋子，他專在段祺瑞的身上作情報工作，段祺瑞的一言一行，他莫不瞭若指掌。自從得了袁克定的指示以後，他使和袁克定一搭一擋，天天吹毛求疵，暗設陷阱，向袁世凱進讒。——段祺瑞自己還被蒙在鼓裏，

一項排段的陰謀已在順利的進行，一個長子，一名愛姪，日夜的在袁世凱的耳邊絮聒，日月如梭，積非成是，袁世凱生性好疑，他已經在對段祺瑞的忠誠有所懷疑了。

洪憲稱帝分道揚鑣

民國初年，袁世凱和段祺瑞之間，段對於袁關係比較單純，袁對於段却相當的複雜微妙。在段祺瑞的內心之中，但知忠於袁世凱一人，和多年相從的舊主子上下一心，通力合作，打出一個北洋系的錦繡江山來。袁世凱則在民國總統、新朝皇帝的夾縫裏往返踰躍。論實行帝制，最熱中的首推袁克定，以及他那一系列的幫閑角色。袁世凱呢，從表面上來看，自少及老的好友徐世昌，與共機密，心腹親信的趙秉鈞，與那麾下第一員大將段祺瑞，都很可能是他的繼承者。然而，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思想，也未始不在這位新時代的舊人物心中作祟。俗話說得好：「蒼蠅不抱沒縫的雞蛋」，倘若袁世凱決心適應潮流，實行民主共和，袁克定就不致於陰謀策劃，多方活動，把袁世凱推上洪憲皇帝的「寶座」。因此，民國第一醜劇，洪憲稱帝之起，實由於袁世凱的一念之差，袁克定的借風煽火，民國四五年之交，帝制戰爭的爆發，其內在的原由及情勢，即在於此。

一應循序漸進，種種措施，都有袁克定在幕後用盡心機，推波助瀾的份。二次革命使北洋軍大舉南下，實力倍增。毀棄約法解散國會尤其鏟除民初民主共和制的根苗。緊接着下來，帝制派的人物就要積極從事清除異己，排開障礙的內部整肅。在這個大前提下，曾有「一造共和之功」，一手掌握北洋兵權的段祺瑞便得首予排斥。袁世凱的義女張氏嫁給了段祺瑞，張夫人念在袁家自幼及長的養育之恩，對義父一家衷心感激，對待娘家的人無比親切，和袁世凱的妻妾子女熟絡得很。巨耐段祺瑞却雅不欲常提這層裙帶關係，他並不以袁世凱的乾女婿自居，跟袁世凱的妻妾子女、府邸親侍，更不屑於拉關係，套交情。他的一股嚴正剛直之氣，自然而然的使袁世凱和他之間產生了距離。袁世凱在北京花了三十萬大洋，買下府學胡同的那幢寬敞宅第，好心好意送給段祺瑞的時候，段祺瑞却一再堅辭，加以婉拒，袁世凱落了個老大沒趣，偏還當眾下不了台，迫於無奈，他只好施出殺手鐮，振振有詞的說：

「這是我買給我女兒的陪嫁。」

一句話，聽得張夫人心頭暖呼呼的，於是便在她的堅持之下，段祺瑞聞令難違，也就只好搬了進去。

梁啟超曾經推崇過段祺瑞，他說：

「其人短處固所不免，然不顧一身利害，為國家勇於負責，舉國中恐無人能比。」

黨國元老吳鐵城對段祺瑞的批評，則比較中肯些，吳鐵城說：

「（段祺瑞）胸襟偏狹而不失其質直，愛惜

幹才而不辨賢佞，易為羣小包圍而不貪鄙，主觀的公忠體國，而有北方軍人才是國族中堅的偏見。」

質言之，則袁世凱私其小，私其一人一家一姓。段祺瑞私其大，私其長官袍澤北洋系。兩個人的基本目標截然不同，段祺瑞的反對帝制是必然的，不過倒不一定是為了袁世凱一旦稱帝，他便永遠沒法繼承北洋首領、民國總統，他是在為整個國家民族着想，祇不過，他有一個先決條件，中華民國國族的中堅領導份子，必須是北洋系——北方軍人。

袁世凱也深知他和段祺瑞談帝制問題，絕對談不攏，因此才給了袁克定，袁乃寬之輩可乘之機，不時進讒，挑撥離間不遺餘力，天長日久當然還有所作用，何況老袁本人對段祺瑞也有幾分忌憚。祇不過，他對段祺瑞的忠誠，却始終信之不疑。

相國出山親往迎送

袁克定掇促袁世凱稱帝，無所不用其極。在

袁世凱一家所住的新華宮裏，上起袁世凱最寵愛的姨太太，下迄他貼身侍候的小聽差，莫不受了袁克定的蠱惑利誘，一致的向此一目標努力進行。段祺瑞的出京，黎元洪的離鄂，國務院的撤銷，徐世昌徐相國的東山復起，統率辦事處的成立，都是帝制派一步步的擁立登基之舉。再加上袁世凱先已使趙秉鈞出任直隸總督，復以江蘇都督一職，界予開府南京的馮國璋，南北兩要衝，一概換上了袁世凱的心腹，作為羽翼。京師內外，

悉已佈署停當，便益發的要往帝制的路上走了。

段祺瑞從陸軍總長，一度兼攝豫鄂兩督，一降而為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由北洋軍統帥，成為大總統兼海陸軍大元帥袁世凱的幕僚，而且還有「遇有事故，得委員代理」的明文規定，自辛亥革命清廷起用袁世凱以來，他所抓住的北洋兵權，業已呈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之勢了。三年五月一日，袁世凱毀棄約法，擅行責任總統制，改國務總理為國務卿，實際上便是袁世凱的機要局長。這頭一任國務卿他便力挽北洋系相國徐世昌出任。當時，徐世昌遷居青島，仍還裝做一副大清孤臣餘孽的模樣，袁世凱數度促駕，他都推三阻四，表示無意重作出岫之雲。可是，袁世凱對他這位老朋友的脾氣，瞭若指掌，他無非是要袁再拾拾他的身價，來一次先聲奪人而已。於是，他派段祺瑞和外交總長孫寶琦，雙雙前往青島懇邀老相國出山，兩人一再苦苦勸促，徐世昌方始以一臉無可奈何的苦笑，回答段孫二人說：

「幹嘛，我確實不願意幹。不幹呢，又未免太對不起老朋友。我看還是這樣的好，一定要我幹的話，我便暫且過渡過渡，幫朝廷一陣子忙。不過，有一句話我得說在前頭，民國官俸，我可斷然不能領受。」

只要徐世昌肯答應幹一陣子，段孫二人就算圓滿達成任務，可以回北京向袁世凱交差了。所以，當下兩人大喜過望，像捧鳳凰似的，把徐世昌捧回了北京城。果然，袁世凱也是眉開眼笑，喜不自勝，熱烈歡迎之餘，又把他自己的辦公室——退廳樓，讓給了徐世昌，派八名妥善的人，

專門服侍老相國。他自己則遷往同院的藕春齋，不時親自前來，移樽就教。袁世凱還曾特地叮嚀公府的指揮使說：

「你們要懂得尊崇的相國體制！往後有人想要晉謁相國，都得先引進接待室，聽候傳見。否則，非經相國特許，任何人不得擅自登樓。」

這便是民國三年時，北政府的怪現象，大總統府裏，居然出現了相國。

由於袁世凱的陰謀稱帝，一味倒行逆施，大事更張，竟鬧得民國三四年間的北政府，非驢非馬，不倫不類，連政府的體制都為之蕩然無存。五月一日徐世昌抵京出任國務卿，但却人人尊稱他為相國。各部總長，名存實亡。甚至於連「相國」國務卿的俸給，也在未定之天。徐世昌自居遜清遺老，他曾表示決不領受民國官俸。不過，在他當了一個月的「相國」以後，袁世凱從他自己的交際費項下，支了四千大洋致贈徐世昌，徐世昌假意的推讓一番，結果仍還是收了。

一心復古大開倒車

段祺瑞一向很敬重徐世昌，徐世昌則與段祺瑞一樣，對於袁世凱要當皇帝，他也是澈頭澈尾反對的。祇是，由於他的思想守舊，一心一意「復古」，無意之間，反倒為袁世凱的洪憲稱帝，

在大舖其路。徐世昌就任國務卿後，他所下的第一道手令，便是「全國文官呈送履歷，必須列舉前清官銜」。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他爽性將前清官銜用到民國官制上來，全國各省民政長，一律改稱巡按使，觀察使則改為道尹。嗣後不久，尤

將官制分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等。各省都督一律改稱將軍，分為上將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四個等級。自從袁克定、袁乃寬一系帝制派的策動者，為了不使段祺瑞一手抓牢北洋兵權，成為袁世凱當皇帝的重大障礙，他們經常向老袁進讒，儘量挑撥離間，天長日久，果然奏效，袁世凱深覺連自己一手提攜的段祺瑞都不可靠，要排斥段祺瑞的勢力，就必須逐步剷除他的羽翼。北洋將領，不是段祺瑞的同窗和學生，便是他曾多年指揮的部屬，跟段祺瑞的關係，反比對袁世凱為深。袁世凱非常懂得這其間的道理，因此，他便使上了釜底抽薪之計。一方面用徐世昌做擋箭牌，把徐世昌在滿清末年當東三省總督時的舊部，藉徐世昌出任國務卿的機會，大量起用，在北洋政府和各省各地分據要津，造成一股新興的力量。此外，尤且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勸駕員，分赴青島、大連、上海……敦促那些揚言效忠清廷，不拿民國官俸的遺老出山相助。在袁世凱分致各遜清遺老的「勸駕函中」，赫然有如次的語句：

「……共和宣佈，係政體的更易，並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於懷，同出匡濟，以救中國之危。……」

那幫躲在天津、大連、青島、上海等地外國租界裏，不知時務，仍奉滿清「正朔」的遺老們，論資望、地位都在段祺瑞之上，他們擺出一副效忠舊主，「恥不食周粟」的孤臣孽子姿態，是否會給袁世凱的「勸一勸駕」就打動了心，而肯於「同出匡濟」呢？說來這裏面又有笑話連篇，

令人齒冷。舉一例以言之，有一天，袁世凱的左右見他致函遜清軍機大臣瞿鴻禨，當下就大不以為然的建議袁世凱說：

「此老早已年逾耳順，行將就木，何況他又

是遜清遺老中的強硬派，即使大總統再多寫幾封信去，他也是絕對不會出山的，又何必多此一舉，把他從棺材裏硬給拖出來呢？」

然而，袁世凱却嘿嘿一陣冷笑，瞪了他左右一眼道：

「啊，你以為他不肯幹呀？我實告訴你吧，這是他叫他太太特地來北京，跟我討這一份差使的。」

重用徐世昌的舊部，分一段段祺瑞的勢力，挽回各地的滿清遺老，等於在段祺瑞的頭上，供奉幾尊泥塑木雕的菩薩，必要時自然會發生作用。最低限度，老相國徐世昌已經當上了國務卿，還有許多遺老隨時可以抬出來當傀儡，段祺瑞再想出任或代理國務總理，那便是殆無可能的事了。除了這兩項抑段的手段以外，袁世凱又將黎元洪早年的「廢都督改軍區制」主張，搬出來舊調重彈，企圖一舉盡釋北洋軍人兵柄，把軍權抓到自己手上。起先，他計劃將全國分劃為五個軍區，其後又增為八個，及至空氣放出，適逢其會的各地紛紛的在大鬧其兵變，軍心頗形不穩。袁世凱唯恐操之過激，反而釀成大禍。於是又有三年六月三十日的一紙明令：

「各省都督一律裁撤，於京師建立將軍府，並設將軍諸名號，有督理各省軍政者，就所駐省份聞府建牙，俾出則膺閩寄，入則總師屯。內外

相重，呼吸一氣，永廢割裂之端，同昇進化之域。」

天下滔滔將軍幾評

同日，袁世凱特任段祺瑞為建威上將軍，兼管理將軍府事務，和段祺瑞同為上將的，計有下列六人：

鎮安上將軍張錫鑾，督理奉天兼節制吉黑軍務。

定武上將軍張勳，長江巡閱使。

宣武上將軍馮國璋，督蘇。

彰武上將軍段芝貴，督鄂。

振武上將軍龍濟光，督粵。

昭武上將軍姜桂題，督熱。

此外，任命為將軍的還有下列各人：

泰武將軍靳雲鵬，督魯。

同武將軍閻錫山，督晉。

興武將軍朱瑞，督浙。

昌武將軍李純，督贛。

安武將軍倪嗣冲，督皖。

靖武將軍湯薌銘，督湘。

威武將軍陸建章，督陝。

成武將軍胡景伊，督川。

寧武將軍陸榮廷，督桂。

六員上將軍，十位將軍之外，又有兩名左、右將軍，那便是：

鎮安左將軍孟思遠，督吉。

鎮安右將軍朱慶瀾，督黑。

尤有四位加將軍銜的，則如下述：

直隸巡按使朱家寶加將軍銜，督理直隸軍務。

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將軍銜，督豫。

甘肅巡按使張廣建加將軍銜，督甘。

新疆巡按使楊增新加將軍銜，督新。

至於既無地盤，也沒有軍隊的將軍，則有昭

威將軍蔡鍔、宣威將軍蔣尊簋、揚威將軍張鳳翽。

由上列的將軍等級和名號，不難看得出來袁

世凱內心的用意。——但凡設有上將軍的省份，

在清代俱設置總督，例如東三省之有東三省總督

，江蘇之有兩江總督，湖北之有湖廣總督，廣東

之有兩廣總督，例外的是直隸僅有加將軍銜的巡

按使，以及在熱河的姜桂題，因為他是淮軍宿將

，資格太老，不能不賞他一個上將軍。其次，便

在於有兵權有地盤的將軍冠以「武」字，沒兵權

也沒地盤的將軍冠「威」字。莫看蔡鍔、蔣尊簋

、張鳳翽三員將軍來得突兀，須知老謀深算的袁

世凱用心良苦，他正要安置這三位有名無實的將

軍，來「永廢割裂之局」。在他想來，一旦要使

那一位名實相埒的將軍下台，便隨便賞他一個

威將軍了事。殊不知，北洋系的驕兵悍將，自宰

制全國後，分崩離析、割據自雄之風早已形成，

有地盤的不但寧死也不讓出，甚至兵連禍結，千

方百計的時刻要加以擴充。有兵權的呢，更是牢

牢掌握隊伍，一絲一毫不放鬆，諸如繼任鄂督

的王占元，他從北洋第二師師長升湖北督軍，

更上層樓而為兩湖巡閱使，然而他的那個第二師

師長却一路兼到他垮台離鄂時為止。袁世凱亟於

鞏固權位，他的部屬又何嘗不然，由此可知，袁世凱的「大封將軍」，無非枉費心機，「與虎謀皮」而已。

這便是民國初年，袁世凱執政時期的怪現狀之一，所謂「將軍冠字令」的發表，袁世凱不但解除不了北洋舊將的兵權，反倒添加了許多新的麻煩，諸如福建、貴州兩省不設將軍，引起兩省軍政當局的怨懟，以及非北洋系的寧武將軍陸榮廷，他的實力遠比鄰省的振武上將軍龍濟光為強，將軍等級却比龍濟光矮了一截，他為之深心不滿，導致了帝制戰爭時期，他嚮應討袁的一項因素。

「將軍冠字令」發表後，便有全國各地各等級的將軍們，恭請副總統黎元洪領銜，給袁世凱上一個「神武大元帥」的徽號，殊不知，袁世凱正一心一意的想當洪憲大皇帝，他對「神武大元帥」的隱寓「神聖英武」之意，居然都不發生興趣。眾將軍才登台亮相，便撲了一鼻子灰，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

段祺瑞雖然貴為建威上將軍，兼管理將軍府事務，但是，寒日飲冰，點滴心頭，袁世凱和他越來越趨疏遠，北洋軍也在漸漸脫離他的掌握，動輒即由袁世凱所設的統率辦事處直接指揮，他已經嚐到了兔死犬烹的滋味，也就不得而己的心灰意冷，變得消極慵懶起來。尤其是，三年三月十七日，當年袁世凱的哼哈二將之一，跟段祺瑞一般的賣盡氣力，使袁世凱從革命政府和清廷的夾縫裏脫穎而出，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趙秉鈞，竟會在直隸都督衙門中毒，七孔流血暴卒，更使

段祺瑞看破了袁世凱的鬼蜮心腸，毒辣手段，他感到自身處境的危險，也就不能不居安思危，急流勇退了。

段祺瑞一旦表示消極，袁世凱却正中下懷，於是他決心放開手來大幹一場，使成立不及三年的中華民國，成為他袁家「萬世一系」的家天下。連台好戲，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三年八月十八日，由袁世凱授意參政院，修改總統法，將北政府總統任期延長為十年，而且期限屆滿還可以連選連任。更滑稽可笑的是：北政府總統的候選人須由現任總統推荐。辦法是由袁世凱逕行擇定三名北政府總統候選人，書之嘉禾金簡，藏諸金匱石室，備下三把鑰匙，由北政府總統、參政院院長和國務卿各執其一，在舉行選舉前始得開啓。

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個不倫不類的「大總統選舉法」明令公布，緊接着袁世凱又在四年元旦頒佈「授卿令」，授卿令的名單一開出來，就是兩位敵對的亡魂，被袁世凱毒斃滅口的趙秉鈞追贈上卿，經袁世凱授意趙秉鈞賄買凶手刺殺的宋教仁追贈中卿。此外，活人裏面，授上卿者僅祇北洋相國徐世昌一人，三名遜清遺老——趙爾巽、李經羲、梁敦彥則授中卿加上卿銜。授中卿的有楊士琦、錢能訓、孫寶琦、朱啓鈴、周自齊、張謇、梁士詒、熊希齡、周樹模和汪大燮。授少卿加中卿銜的尤有章宗祥、湯化龍，授少卿者則係董康、莊蘊寬、梁啓超、孫毓筠等，這便是袁家班的一批文角色。

授卿令後，又有幫閒角色顯露呈獻「恢復五

等爵」條陳，而且迅即獲得袁世凱的採納，命由法制局編纂，經政事堂議決，交由參政院通過頒行。到這時節，袁世凱倒行逆施，大開倒車，實已把中華民國鬧成一個烏烟瘴氣的局面，他自己亦復為一「四不像」的怪物了。（未完）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齊良燐、王培堯、趙淑敏、徐慎絨、章君毅、李郁塘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伍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宋希尚、林可如、馮永材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購書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賬戶立即寄書